

礦冶先進胡博淵

伍稼青

在前清時代，我們常州（今江蘇武進）文風稱盛。因此真定盒「常州高材篇」句云：「天下名士有部落，東南無與常匹儔」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亦有「清朝常州人才，甲于天下」之語。此蓋以乾嘉之際，以言學術，則經學有臧庸、孫星衍、張惠言、洪亮吉、莊述祖、莊存與、劉逢祿等。史學則有趙翼、李兆洛等。文學則有惲敬、陸繼輅、董士錫、黃景仁等。均有卓越之成就。以言科名，則世所稱「三鼎甲」，有清一代，狀元有呂宮、趙熊詔、錢維城、莊培因等四人，榜眼有楊述曾、莊存與、孫星衍、洪亮吉、龔寶蓮、袁績懋等六人。探花有錢名世、湯大紳、趙翼、劉雲雲等四人。至于祖孫、父子、兄弟、叔姪之同為翰林者，更是指不勝屈。自乾嘉而後，却差了些子，然翰林進士人數還是不少。等到清末科舉停廢，而一般人家的子弟，依舊還存着一種「惟有讀書高」的觀念，「中狀元」既經絕望，便祇有設法到外國去求取實學。那時間便有所謂「洋狀元」「洋進士」等怪名稱的出現。大抵留學回來的博士、碩士，有人便稱他作「洋狀元」「洋進士」，當日吾邑人士，留學外國以去日本者較多，去歐美者尚少，能獲得博士學位榮歸者為數寥寥，而胡博淵先生却是我武進人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之第一人，自然為大家所稱譽與欽羨，最近我在本誌第二十三卷第二期（六十七年二月號）讀到胡先生原著「吳稚暉西北行」一文，

却使我記憶起胡先生的聲音笑貌來，于是引起了
我撰寫這篇短文的動機。

早年留學美國軼事

甚多人都知道胡博淵先生與吳稚老是武進壘堰橋的小同鄉，而且有着親戚關係，實際上胡先生是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（即光緒十四年）六月二十二日出生于周橋鎮之大庄里，其家去稚老的老宅子還有五華里地。

當胡先生在十一歲時，（光緒二十四年）稚老因提倡新學，在雪堰橋鎮創立了一所小學，胡先生便離開私塾，到這所小學肄業。這是他與吳稚老誼切師弟之始。以後他寫文章，凡提到稚老，都是以「稚師」稱之。

胡先生的先人，世代以詩書傳家，胡先生自少便聰慧過人，年未弱冠，即考取唐山路礦學堂。畢業後，于民前一年考入上海遊學預備班，民元復入選清華庚子賠款官費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。專攻礦冶，刻苦力學，成績優異。民六畢業，得博士學位而成為科技專家，這是開常州風氣之先，即那時間之所謂「洋狀元」，鄉里間認為這是一樁最最光榮的事，據近人胡光庶先生所著之「波逐六十年」一書中，有着胡先生一段有趣的小故事，原來胡光庶先生與博淵先生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先後同學，據他說：「有一次，高班同學胡博淵先生因學礦冶，隨同班三十餘人由教授率赴參觀鑛廠，路過尼加拉大瀑布，全團過橋，

步入加拿大方面遊覽，那知在返程時，美移民局拒絕胡君入境，往來橋上，進退兩難。嗣經教授交涉，才准在加拿大旅社暫留三天，俟理工學院華盛頓使館證明後，方許返入美境。一場風波，總算過去。」大約其時同行者祇有胡先生一人是黃皮膚的中國人，所以別的都獲通過，而胡先生則獨被留難，不是胡光庶先生有此一段記載，我們多不知道他曾經有過這一回事，我也從來沒有聽到博淵先生自己談起過。

對鑛冶工程的貢獻

胡先生在畢業麻省理工學院以後，因為其時北洋袁世凱有意開發新疆石油，他便再進匹茲堡大學更求深造，旋獲石油工程師文憑。並留在美國任各大規模鑛廠冶金學技師，于是而學驗俱豐，科技乃告大成。民九，他奉召回國，派任北京龍烟鐵鑛廠工程師，十三年轉任湖北大冶鐵鑛工程師。民十七年，實業部為加強國家工鑛建設，成立鑛政司，主管全國鑛業開發事宜，胡先生出任第一任鑛政司司長，先後凡六年。擘劃開發，長才展布，對我國工鑛事業的貢獻，確實不小。民二十三年轉任國立南京中央大學教授，兼任實業部技正四年。民廿七年抗戰軍興，政府西遷，就任經濟部簡任技監，同時復兼經濟部西昌辦事處主任。民廿九年至三十四年，又兼貴州平越交通大學貴州分校校長，作育科技人才，俊彥輩出。抗戰勝利，國家百廢待舉，他在民卅四年奉行

政院派往美國考察，兼遠東鑛冶考察團中國技術顧問。民三十八年，他返台就任國立編譯館董事。並兼台灣鋼廠技術顧問及工鑛公司技術顧問，他以畢生歲月，致力於我國工鑛事業，既專且精，值得吾人景仰。

和吳稚老交誼淵源

胡先生嘗謂生平最佩服吳稚老。他在稚老逝世十週年時，曾經寫過一篇悼念的文章，略謂：當他在雪堰橋的小學裏讀書時，初見稚老，便覺着他身體魁偉，和藹可親。後來他到上海，走讀于育才小學，稚老則辦愛國學社，每晨路過，却往往見到稚老在練習體操。不久，稚老以蘇報案發生，避走英倫。直到民國元年，胡先生考取清華官費赴美之前，再謁晤之于滬上，承他誨勉有加。既而因二次革命失敗，稚老又于民二偕蔡子民先生等往歐洲，則僅通魚雁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胡先生由美返國，服務于平西石景山龍烟鐵礦公司鍊鐵廠，稚老時正執教於其母校唐山路鑛學校。雖相距不遠，惟以工程忙碌，却甚少晤教，嗣稚老赴法辦里昂大學，回國後一直奔走國事，時則胡先生又去湖北大冶鐵廠任化鐵科主任之職。直至民十七年供職實業部主持鑛政司之後，吳稚老亦正在南京担任建設委員會駐會委員，爾後始獲經常趨教。

記得是民國二十二年，我在中央政校地政學院任事時，常州同鄉如吳憲陸、劉北禾、謝仁水、莊通伯、史問樵、盛鶴天、吳則中諸位先生和我，往往在星期天集中在一起，或在某一同鄉寓所，或在夫子廟六朝居、奇芳閣茶樓，一同商談

籌組武進旅京同鄉會事，有時吳稚老亦來參加，則每次都是由博淵先生同來。祇要稚老一到，便格外有說有笑，一室生春。後來我離開南京，便與這許多位鄉長失去聯絡。到了民國二十八年，我也到了重慶，再在上清寺街稚老寓所拜見他老人家，但與胡先生始始終終沒有機會碰面，抗戰勝利還都以後，過從亦少。

據陳凌海先生所撰吳稚老年譜記載：民三十八年二月初，大陸局勢緊張，總統 蔣公屢次派員勸稚老到台灣休養，二月二十四日乃乘專機美齡號飛抵台北，而稚老的喪夫人與女公子芙（孟蓉）仍留居上海未能同行，同機抵台者即為胡博淵先生，及稚老之內姨馬袁冰如、姨甥馬光啓暨親友楊愷齡、儲福興等，台灣省主席陳誠氏接待稚老住于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七號寓所，博淵先生與稚老朝夕相處者共有一年多的長時間。

稚老的道德學問是胡先生生平最佩服的人，而胡先生也是稚老平日最為器重的人。胡先生恂恂儒雅，性氣和平，完全學者風度，對人則坦率誠懇，從無疾言厲色，對事則竭智盡忠，公爾忘私。所以他與稚老氣誼相投，亦特別親切，因此後來稚老之逝，胡先生萬分痛悼，在十年之後，他還寫了兩首五律以誌哀思，詩云：

「大智輕生死，師壽已百年，世情愈澆厲，邦基寧安全？雖有伊周志，從無管霍緣，英靈懸日月，仰止白雲邊。」

「夫子涵貞德，嶠然物如身。民生拯飢溺，國事贖酸辛，浩劫若干度，大同五萬春，簡書今尚在，惕勵敢因循！」

多次陪侍稚老出遊

吳稚老在八十歲以前，還是健步如飛，他好動成性，喜訪名山大川遊諸勝跡。胡先生輒侍伴遊，據胡先生追記：如南北湯山、太湖馬跡山、蘇州虎邱、天平山、常熟虞山、吳太伯墓，又參加杭徽公路落成典禮，順道遊黃山、天目山等，後復參加涇渭渠落成典禮，乘便遊洛陽、長安、大小碑林、西嶽華山、潼關、華清池、文武王墓、狄仁傑及竺法蘭墓、中嶽嵩山、太室少室諸名勝，繼又參加蘭州工程師學會年會，參觀左宗棠遺跡多處，乘牛皮筏羊皮筏于黃河，察勘油鎖于玉門，視察哈薩克與蒙古人生活之同異，以及敦煌石室之壁畫，然後由西北公路返重慶。越終南秦嶺，登劍閣雄關，過成都時遊武侯祠、薛濤井，並遊嘉定、峨眉，以上在若干年間多次出遊，胡先生都曾追隨杖履。

又據胡先生說：「稚老每次遊山，必登峯造極，到了峭壁千仞俯瞰心驚之際，如峨眉之八十八梯，華山之韓愈痛哭碑，黃山之鯽魚背，稚老總要警告着說：『三尺以內無危險』，其意是叫人眼睛別看三尺以外，則如室內登樓梯，絕無危險」。又說：「跑山路要學狗，狗之跑路，張口吐舌，故能便利呼吸，人們登山，呼吸必促，雖不必吐舌，亦要學狗之大張其嘴，俾可呼吸自由，不致有呼吸短促氣喘之弊」。胡先生還談及「稚老于日常起居，閑逸優遊之際，時而俗諺談諧，時而嚴肅不苟。在蘭州返蜀道上，每晨六時起，稚老必親自捆縛鋪蓋，店役來助，則曰：『我家五代不用僕役』。胡先生要相助，也婉拒着說

：「我舖蓋裏有一家傢私，皆有一定位置，經他人幫忙，則地位錯亂，找尋不着矣」。于其一舉一動，可以窺知其細心與刻苦精神之一斑」云云。

勞瘁一生清風兩袖

現在我話再說回來專談胡先生，他在民國四十年，再度赴美，這時他已六十有八歲了。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凡四年，民四十四年赴星加坡，應南洋大學禮聘為理工學院院長，後又轉任馬來西亞大學工學院客座教授，先後凡八年，于民五十二年退休。退休之後，初居吉隆坡，以耽禪悅，便于禮佛，乃卜居星島，寄寓于龍山寺。民六十三年，胡先生身體日漸羸弱，偶染疾恙，軌臥床第，其惟一可以聯繫之長孫胡志鈞，適于是時卒業于其祖父六十年前之母校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，得碩士學位，聞訊，赴星探視先生，就侍起居兩月之久。俟其稍愈，乃返美國，供職于通用電氣公司，任太陽能研究工程師，科技之家，有孫能繩祖武，這應該是胡先生在暮年最為欣慰之事。六十四年一月，胡先生突患嚴重中風。經友好急送陽伯醫院急救，轉危為安，惟週身動彈維艱，後遺症迄未消除，備受磨折。他的長孫志鈞又飛星省視，以不獲久留，二週返美。幸有同鄉親友照料，但其體力日就衰退，十月二十一日病況轉劇，上午十時一刻，竟爾溘逝，享壽八十有八歲。（較稚老僅短一歲）由星島友好為經紀其喪事，設祭堂于星加坡殯儀館，二十三、四日開甲，二十五日火化，寄存骨灰于光明山。

胡先生以一代鑛冶專家，盡瘁于國家社會者凡六十餘年，而生前清風兩袖，身後備極淒涼，其所著回憶錄「晚晴齋散記」，聞尚須賴所收奠儀為之刊行，（友好擬將奠儀移用于先生遺稿之出版，此稿不知現在由何人保存，有無印行？想來中間必有不少有價值之記載）使人無任嘆惋！

成都挖掘「錫金」事件

胡先生在他所寫「吳稚暉西北行」一文最後一段，曾提及成都挖掘「錫金」一事，原文是這樣：「余與稚師以前曾來過成都數次，故無訪古探勝之想，惟聞某君近曾報告省政府，從前張獻忠據蓉時，有白銀一批，埋藏于某處地下，有案卷等為之佐證。省政府以其言之確鑿，且抗戰時需財孔亟，乃信其言而動工開掘，業已數月，尚未發現財寶，余因好奇，獨往觀之。見工作者甚多，挖土掘泥，宛似鑛場，日夜勞動，一若確有把握者，余旁觀者清，想此乃痴人望雞生金蛋耳，但不便明言，然聞勞師動衆，所費不貲，而竟毫無所得，真所謂「偷雞不着倒蝕一把米」者也。」

按胡先生所記，與我當年所聽說者略有出入。緣我于民三十三年，也曾親自到過以前挖掘錫金的地點，（距望江樓不遠）曾經看到尚有許多木樁未經除去，人家告訴我這便是淘江公司遺留下來的東西。蓋此事早發動于民二十七年，有楊白鹿其人者，昌言其家藏有祕傳張獻忠藏錫圖識，欲謀開掘而短于資，于是有人願為集資，遂合組了一家「錦江淘江公司」，訂立規章，從事工作。由楊主持其事，楊據民謠「石牛對石鼓，

銀子萬萬數」，于石牛堰開始發掘，聲稱如有所得，當以部份捐獻國家，因之省政府也就未予禁止。顧此種工作，必須秋水退後，春水來前，始能進行，一年中祇有短時間可以從事，計先後三次開掘，歷時共十幾個月，而所得者僅「大順錢」若干枚，和一些碎銀子，及人骨數具。當人骨發現後，人皆以為毫無疑問已近得寶階段，于是許多想發橫財者，爭先恐後，搶着入股，因為舊傳獻忠害銀之後，曾殺人滅口也。然而後此却僅僅傳出其下有大小石條嚴密封固，不易開掘。過一時期則公司與楊白鹿其人，竟爾銷聲匿跡，落一個了無結果。查明史：「大清順治元年，明總督樊一禩移駐納溪，居中調度，與應熊會瀘州，檄諸路刻期益進，獻忠懼，盡屠境內民，沈金銀江水中，大焚宮室，火連日不滅」，又彭澗楊展傳亦載：「賊舟盡焚，士卒糜爛幾盡，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鎗數千百萬，悉沈水底」。蜀碧：「順治三年，獻忠自江口敗還，勢不振，又聞王祥、曾英近資簡，決走川北，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，及瑤寶等物，用法移錦江，錮其流，穿穴數切，實之，因盡殺鑿工，下土掩蓋，然後決堤放流，使後來者不得發，名曰「錫金」。因之張獻忠錮金錦江之事，倒也有本，然借大錦江，地段既未載明，錫金究竟何在也就無法測知，盲目挖掘，如何有濟？淘江公司之「偷雞不着蝕把米」原有有識之士意料之中，而許多搶着入股妄思致富者之一場空歡喜，亦屬必然。此事我當時曾經寫成筆記，所以在這裏附帶錄述，多了此一段題外文章。